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

儒藏

史部

第八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B222
30
(85)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 編

儒藏·史部

儒林年譜

第三十七冊

四川大學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

國家「211工程」重點學科建設項目

國家「985工程」創新基地規劃項目

中國孔子基金會重大項目



目錄

李恕谷先生年譜續	清·馮辰編撰	惲鶴生修訂	劉調贊續編	李鎔重訂	一
朱文端公年譜	清·朱瀚編撰	朱齡補編			一一七
方望溪先生年譜	清·蘇惇元編撰				二一七
澄懷主人自訂年譜	清·張廷玉自撰				三四九
江慎修先生年譜	清·江錦波汪世重編撰				六六五
敬亭公自訂年譜	清·沈起元自撰	沈宗約補編			六七九

續纂李恕谷先生年譜

恕谷先生年譜自庚寅前爲同門馮樞天所纂其後爲劉邦司所纂者先生病中及日譜三卷失去。庚戌春先生詔贊來莊教其季子。比秋先生爲制臺唐公藩臺王公聘入上谷修通志囑贊續纂年譜乃自辛卯至甲午無日譜者按詩文稿錄其大畧乙未後則按日譜酌修之。纂訖再拜言曰年譜者恕谷先生之圖像也繼往開來之轍迹也後學之標準也。假堯舜禹稷不有尙書則放勳重華之德治水教稼之績泯矣。周公孔子不有周禮論語則豐岐之治洙泗之教湮矣。子輿氏不有孟子七篇則仁義道德衛正閑邪之言蔑如矣。顏習齋不有年譜四存則好古力行論性辯學策治喚迷之傳無聞矣。烏覩所謂萬世永賴繼絕學開太平者哉。恕谷先生傳習齋之學承先聖之道著述甚夥而生平行止進修之實



概載年譜。贊之所以亟爲纂輯、俾讀之者見存心養性之功、而皆知所以正心、見飭躬寡過之學、而皆知所以修身、見閑家佐政之幹濟、而皆知所以齊治、見明道辯學之論說、而知前聖後儒之分途、見孝友睦婣任卹之躬行、禮樂兵農射御書數之傳習、而知四教、三物之切實、而有用、于以質之堯舜、周孔、孟子、習齋、誠異地而同揆也。聖道不墜、斯文在茲、天下萬世胥于是譜爲表正矣。所關豈不鉅哉。謹敘。

雍正八年歲次庚戌中秋、洛川門人劉調贊頓首百拜譔。

李恕谷先生年譜卷五

威縣門人劉調贊續纂

孫錯重加修訂

辛卯年五十三歲。

康熙五十年
日譜失。

儀功如常。與王崑繩書曰：天壤之大，惟我二人。聖學王道，可共商酌。而炎南雪北，一別數年，每遇可賞可析如芝顏當前，不能作語。馬首正行，遙望一人，貌似中郎，加策赴之，乃又非是。悵悵何極。道駕想尚在淮安，公子尚在金陵，近況勝否。堪比歲爲楊慎修所敦請西行，幸其虛懷聽受，甚獲民心。關中學者頗可晤語，上而當道，下而草澤，皆有虛佇。吾道粗明粗行，兩次東旋，官紳士庶送者填塗，遂欲遷家，苟全終南。但慎修少年，恐不能持久，又其庭幃乖離，故今歲歸，決不往矣。易解可示，下承翰教。



虛懷受言、敢不佩服。我兄弟年亦老大矣、衰至而驕、何常之有。望彼此共策、益拓度量、遂涵養、改過取善、雷行天覆。不然、學且墮落、不惟愧負天地聖賢、亦吾師習齋之罪人矣。先生後自記云、聞崑繩庚寅秋棄世、則是書未之見也。悽然。與趙易州書、梗楠杞梓、不爲枚以楮魄。吳鉤干將、不利刃以磔鼠。長人巨公、不怒而與雞鬪犬搏。苟惡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惡之人齊分矣。卑其人而校之、則我與可卑之人等量矣。君子其高如天、物雖觸之無及者。其厚如地、物雖撼之無動者。故無喜無愠。子文稱賢、見善不喜、見惡不怒。武王誦聖。三月清明、祀先、告曰、祖鄉被圈後、湫隘之甚、不能容堪。兄弟五股、堪請奉母移居齊家庄學農圃、以謝世務、以奉先傳。遂移于庄居、修屋理農、紀以詩四首。其二曰、就西新闢一書堂、換頂更塗舊草房。虎落編成柴

來儼若行蹤、且言儼若貧病、乃修書與之、畧曰、庸人之病、酒色財而已。豪傑之病、則一在曠懷天下而不恤家計、一在憂世而不樂天、二者皆足致病。昔人云、如此爲病、不如此則爲藥。又與張石民書曰、山左人物、惟聞先生一人好學能文、心美之。孝友一堂、心美之。高尚不入塵俗、倘佯山水、心又美之。此亦今之威鳳祥麟矣。然又聞先生談理學、不知躬躬修飭、獨善而已乎、抑尙欲繼往開來、任世道人心之重也。今海內乏才、聖緒將墜、非先生挺立之、人孰能任之。特寄顏習齋先生傳一首、拙著一本、以爲乘韋、冀他日相見求教、共訂千秋之業也。十一月、到濟南、太守延入署、觀其署事、知其非能有爲者、乃決辭而歸。

癸巳、五十五歲。

康熙五十二年
日譜失。

正月、以周易傳注久成、入京尋剞劂刊之、作序曰、易爲人事而



作也。孔子于大象如天地健順、雲雷屯難、而必曰君子以之。又曰易道有四、以言、以動、以制器、以卜筮。又曰百物不廢、懼以終始、皆人事也。予癸未註易至觀、甲申春李中丞斯義下榻京師、註卦訖、秋又自訂于郾城溫令德裕署。丙戌註繫詞傳、說卦、序卦、雜卦、迄壬辰重訂一周。嗟乎、易入漆城乃二千年于茲、自田何傳易而後、說者夢如、而視其象忤怩、徵其數穿鑿、按其理浮游。而尤誤者、以易爲明天道之書、于是陳搏^①龍圖、劉牧鉤隱、邵雍皇極經世並起、探元極、推先天、不惟易入于無用、而華山道士、青城隱者、異端隱怪之說、羣竄聖經、而易之不亡、脉脉如綫。夫聖人之作易、專爲人事而已矣。何以明其然也、乾坤索而爲雷、風、水、火、山、澤、本天道也。伏羲因而重之、何不每卦皆言天道、而蒙、需、訟、師、謙、履等名、卽屬人事。文王彖詞于乾繫以元亨利

貞、猶天道、人道兼言也。至坤牝馬之貞、君子攸行等辭、專言人事。周公象辭、則潛龍無用、利見大人、朝乾夕惕、無非人事者。以下六十二卦言人事者、無論如復、姤、泰、否、明、屬天道、而利有攸往、勿用取女、小人、大人、必歸人事。乃知教人下學、不言性天、不惟孔門教法也。自伏羲、文王、周公以來、皆然也。予弱冠受學于顏習齋先生、不言易、惟以人事爲教。及壯遊、見許西山先生、頗言易卦象數。謁毛河右先生、剖辨河洛、太極、及歸而玩易卦象、爻象、一一與習齋所傳人事相比、乃知習齋不言易、而教我易者至矣。故少子易、僅一覽、長又無能誦讀、而日註一卦、驕然若解。三弟培、同邑張綸、石門吳涵、德清胡渭生、大興王源、金陵王元衡、太平王與曾、武昌陶竄、塾屋陳光陞、武定李之藻、或以爲是、或以共學、亦庶幾有合于人矣。夫天下萬世、猶吾身也、意欲



再訂、三訂以公之斯世、以其期寡過、其力經綸、或亦仁人君子之所許也。與鄭若洲書曰、客冬聚訂周易、賞奇析疑、千古樂事。獻歲乃劃然得聖人作意本旨、專爲人事、已爲序顏其上。回思足下高明、頗嗜奇、乃論易惟主庸常、稍涉纖巧高遠者、卽芟除、固天分之卓。想四聖人之道、原不可過誣也。自此太極圖諸說、吾知足下洗而正之不難矣。自顏先生去後、提誨無人、血氣漸衰、夫身猶器也、自勘舊矣、舊則不新、舊則將盡、且愧且懼。近與樞天約、日省月箴、勉圖晚進。足下近深於易、擬鈔拙著、時常披吟、甚佳。然猶望鼎力於操存省察有所持、孝友禮樂有所課、遷善改過、不但爲庸近無甚罪戾之人而止、則以於易以窺覷測之、與以深造得之者、其淺深當有逕庭也。而於衰夫亦庶幾有助焉。仲夏東庄卽事詩云、柳蔭堤頭坐、風來萬里涼。麥壩

晞早露、鵲陳亂斜陽。爭席村翁慣、荷竿海鳥忘。商山有四皓、何
自識張良。其一南原清曉往、步履意遲遲。高木纔賓霧、新苗半扇
苗。久無開口處、惟有會心時。大路當前在、歸來示兩兒。其二鄭
見百請至、棗強同馮修五、張瞻抑、單侯摺集素景園詩云、連厦
堪遮日、深林易得風。池欄開綺席、客榻見羣公。雨洗天爲碧、花
臨酒亦紅。無窮今古事、隨意付杯中。

甲午、五十六歲。康熙五十三年
日譜失

春、同邑進士王之臣、太倉王相國所取士也、自京來傳相國諭、
將薦先生學行于

天子、先生具書力辭。李翼公之母

國初被掠遼東、翼公入遼、百計贖之歸、先生過望之、贈以詩曰、匹
馬風沙路、來過孝子堂。客年傳庾愍、今日見王祥。泔水三牲饌、

鮑墟百歲觴。

孝子蠡人住鮑墟里。里旁有米泔河。

萱帷夢裏笑，不復在遼陽。

邑

令浦公新下車，卽來拜求教。先生告以禁賭博、減雜票。其所延西席，憚臯聞孝廉、武進人也。素聞先生學，因過請教，乃以顏先生年譜、四存編示之。撫掌稱是，遂盡棄其學，而學先生六藝之學。立日記以省身心，且招先生長子習仁入署，教之讀書。寄先生書曰：承惠顏先生年譜、四存編及辨業學規，敬展讀畢，爲之心開目朗，如霾霧豁而天日皎也。如臆得浴，如塵得刷，而身爲之輕，意爲之爽也。先生之教我深矣，苟有識知，能無感而佩乎。所痛沉沒時俗，途窮日暮，聞道已晚，用自傷也。家世以制義發科，生不知學爲何事，涉筆爲文，卽得父兄稱賞，輒自矜喜。所遇明師良友，勉以讀古書、攻詩賦，已爲超時出俗之學。此二十以前之一誤也。旣爲諸生，家益落，假時文章句爲人師，年益長，志



儒藏

科名益急、務制義益精、掇拾諸儒性理語、止供時文用、而無暇體究也。此三十以前之再誤也。旋遭室人之變、貧困淒寂、夙妄自負、抑塞莫伸、遇方外人作奇笑語、似若可喜、遂甘心焉。而禪宗公案、棒喝拈提、頗有省會、愈增其妄。返觀語孟、都作妙義、妄言、遂徵昔人學佛、然後知儒之說。此三十以後之大誤也。而從此亦喜觀陽明、心齋、近溪諸語錄、竟以爲真學如是耳。其誤益堅。而見世俗專尊程朱、因取而觀之、見其言近於篤實、而亦自悔從前妄誕之非。尤服膺主靜二字、以爲聖賢的旨、而深愧未能也。然生平讀書頗善疑、見宋韓范、司馬諸公聲光震煜、居然大人、而國勢厭厭、日就迫蹙、以成靖康之禍、竊謂西賊破寒心膽之謠、中國復相司馬之戒、直是當日諛詞、全無實驗。而見朱子每過稱張浚、則大非之、以爲交其子而諛其父、遂亂天下是



非之實、大違三代直道之旨。而性理載其以岳忠武爲太橫、秦檜能錄用舊儒、後人憤然曰、私意如此、豈聖賢之言乎。夫儒者之盛莫如宋、國家事勢之孱餒、朝廷名義之汙辱亦莫如宋、每疑而怪之。然以世俗所尊信、且自愧未臻諸儒學力之所造、又見其著述、服其宏博、愈不敢議。今讀存性、存學、編及辨業、學規、而知孔孟之真自有在也、而知宋世之不振、皆學術無用之故也。先生之教我深矣、然而竊用自傷者、六藝之事不特身手未涉、卽耳目亦少歷焉。今年已半百、外疆^②中乾、蹢躅澁縮、舉止無當、於此事遂已矣、不亦悲乎。且前擬躬叩講堂、觀禮容、聽樂歌、以自澤。今顧影增慚、面目粗鄙、語言朴率、內無得於定靜從容之力、外不嫻於周規折矩之儀、何以自進於大君子之前而請其學、益足痛也。驚駘病骨、伏櫪悲嘶、不識尙可施鞭策否。惟先

生幸而教之。臯聞問正心功、先生語以心有三境、曰明、曰昏、曰妄。學者務身心一齊修整、九容肅怡、天君湛如、積至夢寐、皆爲清醒。而又學爲有用之學、則聖道不遠矣。臯聞將先生著種種訂閱鈔存。

乙未五十七歲。康熙五十四年。

儀功如常。增衰年善忘、外事一概告謝、見過者或言聖道、或談農事者聽、論世事及人短長勿答、言請托者掩耳謝之。正月、溫益修寓蠡城、同憚臯聞往視之。二子皆言闢異端須先自治、天地清明、則異端自息。先生曰、此歐陽修本論之說也、非孔孟救世之苦心也。苟有用我、天清地寧、經正邪除、安用著書立言哉。正爲道不得行、故不得已而喋喋耳。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夫能言未必能行、孟子卽許爲聖人之徒、如必待